續宋宰輔編年錄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六

金臺外史呂邦耀編　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重校梓

理宗

淳祐五年乙巳

范鍾杜範游侶並相

正月乙卯劉伯正罷簽書樞密院事

伯正以言罷提舉洞霄宮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

少保

三月己卯左丞相范鍾右丞相杜範俱加封邑

四月丙戌右丞相杜範卒

贈少傅謚清憲

五月乙卯李性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太中大夫權禮部尚書除

性傳字成之舜臣子也嘉定第進士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俗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群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文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矣

一月乙卯陳韡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韡字子華侯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人韡讓父郊恩與弟韠登進士第從葉適學賈涉開懷閫辟京東河北幹官改淮東置制司幹辦公事歷倉部員外郎紹定二年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韡提舉四隅保甲韡以親老辭之史彌遠告急於朝謂非韡不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鈐轄兼招捕使韡韡提兵督捕所至克捷汀境皆平進右文殿修撰依舊職兼知建寧府平衢寇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韡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

者二人人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十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三月遂破松砦山三槍就擒斬除興市餘賊悉平進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十二月乙卯趙葵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十二月癸未李性傳罷同知樞密院事

性傳落職與郡復與祠寶祐二年致仕卒贈少保淳祐六年

丙午

范鍾游似並相

二月戊辰范鍾罷相

嘉禧三年淳祐元年五年鍾屢乞歸田里不許至是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卒鍾為相直清守法吏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

六月壬子陳韡除參知政事

十二月乙未史嵩之致仕

時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監察御史黄師雍論列嵩之甚峻翰林學士李韶同從官上疏曰臣等謹按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

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二百四十二年之經未有云王伐國者而書王書伐以見鄭之無王而天王所當聲罪以致討未有書諸侯從王以伐者而書三國從王伐鄭又見諸侯莫從王以伐罪而三國之微者獨至不足伸天王之義初不聞以其富為王卿士而薄其伐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専在工蓋大臣有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閑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公國謚忠簡以家諱改謚忠肅德祐

初以右直言徐直方言奪謚
淳祐七年丁未
鄭清之游侶並相
四月辛丑游侶罷相
侶以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封邑如故五月戊寅
再辭免官特許歸田十一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
鄭清之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嘉熙三年清之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
閣賜楮十萬緡為築室清之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閒
泊如也淳祐四年連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

讀封衛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乞歸不允拜少傅仍前職封越國公尋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仍前職又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含養士氣無矯勵峭刻之習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石丞相常以邊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韡遂往於是戰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

四月庚子王伯大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刑部尚書除

伯大字幼福學州人第進士歷江東提舉常平兼知池州端平中累遷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中進言曰今

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縉紳之
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
亂安危之制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
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爲言猶
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
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
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
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
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爲漢黨錮
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

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己而終莫能彌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慢則罪言黜詠之意藏伏于陛下之胸中而凡逆己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崖絶角以何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顧乎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執未可也陛下又於宮壼之內而加省曰凡

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千請數至有司稟言除臣每賓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遲之已寒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柔佞闒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遝集於斯也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有招至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過信仁者肯為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佈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為之回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

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此哉

吳潛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除

潛字毅夫淵之弟也進舉士第一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尉少卿進淮西總領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為金人既滅既北為隣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在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荊棘之區獲俘不過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

聞有進恢復之書者其氣可謂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
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家不堪激而為變內郡卒為盜賊矣
今日之事豈容輕議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訾多如潛
言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守留工疏
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
之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陳九事述時相罷奉千秋鴻禧
祠後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正
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為襄漢
潰決興沔破亡兩淮徵擾三州陷沒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
習已壞以靜專察群情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

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求免毋以陰謀相計而以識見相
先協謀並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發尚可起也又
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累選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
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遠選近
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之
辛丑趙葵除樞密使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
陳韡除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
七月丁卯別之傑除參知政事
鄭寀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寀字　　人歷殿中侍御史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

鐫秩罷祠皆從之三人皆不才臺諫也還侍御史上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而諸閫不聞勳勞之有無而尋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者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孜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秘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

吳潛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潛以亢旱乞罷免政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

本路安撫使從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豹隱紀談曰嘉熙
四年正月吳制使潛貼黄奏臣竊見錢唐建都百有餘年以
陰陽言之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
以轉機大有爲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金賊爲窺湖湘之
計萬一不幸設有疏虞則去行都　撫衛信而已臣以爲平
江地勢寬闊物產厚富他日可爲臨幸之裨益南斷長橋西
阻松江北決江湖之水以斷陸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吳之
饒則不患無粟圍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不遠可
以係屬人心收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蹟欲乞試入聖抱
須作區處當軸者不欲無故遷都尼而不用實中吳萬姓之

幸也

八月甲申鄭寀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寀以言罷守舊職奉祠凡年五月甲午拜寀居官言路嘗按
工部侍郎曹豳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大傷公論

甲辰參知政事高定子卒
定子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
一官致仕卒贈少保

淳祐八年戊申

鄭清之獨相

五月己巳趙葵特授宣奉大夫依前督視軍馬兼知建康府事

兼行官留守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長沙郡開國
公加封邑
七月辛亥王伯大除參知政事
應繇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院除
繇字之道昌國人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第進士歷秘
書郎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帝問州縣貪風
繇曰貪贓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淫
風有以也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叙復奉祠
後累遷權吏部侍郎兼職學士院帝一夕召繇草麻四鼓五
制皆就帝奇其才遷刑部侍郎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

謝方叔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除

方叔字德方威州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請行院田請録朱熹門人胡安定呂東萊蔡模詔皆從之

史宅之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宅之彌遠長子監察御史吳昌裔論史宅之曰臣聞人主之體臣以恩人臣之正主以義恩者所以攬功義者所以制命也仰惟陛下以忠信重祿勸士以厚恩隆禮馭臣概念故相彌遠之勞不替始終待遇之意節以一惠秩以三師爵以真王至於以從橐及其孥以御筆保全其門戶可謂過於恩矣然晉重耳之賞姦介推以為難與處叔孫昭子之不勞仲尼

以為不可能彌遠貪天之功褻主之勢柄國自擅黷貨無厭大臣議之於前小臣爭之於後原其心暴其過至於今而未衰者此非正義之在人心不可以恩勝乎近覩邸報史宅之除煥章閣待制知袁州除目之頒上下疑怪不知陛下姑欲以寵之曰將實以用之耶姑以寵之則宅之郿鄔之金足以自潤銅山之錢足以自饒武安之甲第腴田足以自給不待得千里以為富也實以用之則宅之多欲寡謹必不能廉以表民怙侈宣驕必不能儉以固本養安長傲必不能敬以臨事又安能導王達意以致之民也宜春州小地狹人安吏循韓愈蓋嘗臨之號為佳郡今以再世學為貪之子一日不更

事之人强其不堪冐所非據得無有忝共理之寄乎況宅之
方其父病時代擬除目如條及其病棘時俛覲恩賞如墻此
皆陛下所習之者縱或未能如先朝之制聽謝事之文除職
賦閑亦為優眷乃欲以郡玫受之臣恐非所以愛之也昔本
將軍先卒宣帝思報定策之功一家三人皆封為侯時張敞
上書請罷三侯就第謂宜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
後許之向使宣帝非少恩之主漢廷有引義之臣君明臣良
仁至義盡必不至醞成他日霍氏之禍也今陛下錫命疏恩
不失為厚而臣等竭節守義未能忘言欲望聖慈特將宅之
袁州新命不嫌反汗詩其控免即于以祠至於宅之除授乞

收回於造命之前庶幾上無過舉而下無煩言臣等狂瞽之

忠不至屢瀆天聽謹具覺察以聞

癸酉王伯大罷參知政事

伯大以言罷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九月庚午鄭清之趙葵俱加食邑

以明堂禮成俱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

十月別之傑罷參知政事

以言罷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寶祐元年卒

淳祐九年己酉

鄭清之趙葵並相

正月丁卯前簽書樞密院事許應龍卒

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應龍不躁不競

不激不隨不佞篤士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湖州之治最可紀

也

閏二月甲辰鄭清之特授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

加封邑

清之變通屯戍之法及蠲諸路置課虧鹽停沿江算舟車賦

兵民戍使之

趙葵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加封邑自樞密使除

應䌛謝方叔除正參知政事

史宅之除同知樞密院事

陳韡罷知樞密院事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

十一月應繇罷參知政事知平江府

十二月乙巳吳潛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潛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即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効牛溲馬渤之助以不負陛下知人之明

徐清叟除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清叟字直翁第進士歷官太常博士入對言厚人倫以釋羣

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益欲理宗後皇子竑
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

淳祐十年庚戌

鄭清之趙葵並相

是年清之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
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
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
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
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

三月戊子趙葵罷相

言者論癸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癸因力辭其表有云雅尤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

庚寅賈似道端明殿學士兩淮制置大使淮東安撫使知揚州

似道字　台州人制置使涉之子也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父廕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妃于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宴遊湖上不返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敕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然其才可

大用尋出知澧州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

五月丙寅吳淵除資政殿學士依舊職任與執政

淵字道文丞勝之子幼端重苦志力學嘉定中第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躐進況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

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說淵力陳其不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補外御史王定劾罷淵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巽謝差之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管連進權戶部侍郎職任如舊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繫之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奉祠久之加寶章閣侍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能加戶部侍郎尋以寶章閣直

學士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亟加慰撫而賙濟之旁郡流民焚刼無虚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擾者陞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祲講行荒政全活者百萬人加敷文閣學士後累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黄之事凡蕆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力隊伍星聯棋佈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與執事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

大宇進爵為公

吳潛除資政殿學士帥沿江

淳祐十一年辛亥

鄭清之謝方叔吳潛並相

三月戊寅謝方叔除知樞密院事

吳潛除參知政事

十一月甲辰鄭清之太傅保甯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

國公致仕

甲寅謝方叔正奉大夫左丞相兼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

吳潛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除

十一月庚戌鄭清之卒

清之以疾罷政尋卒帝震悼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湯巾嘗論事俟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勉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追暮年改節政歸妻子閨閣之人或因緣以賄進而程公許繳其子復官之命極力排之不允為世所少云

鄭丞相清之在太學十年五冰團滯無聊甫并舍還而無名闕仍赴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規試別頭適增快快及試貢紫明主思詩押明字短簽適春思索良報漫檢鬚十有擯字可押送用為木句云化年裳涯洋方玉帶為頓歸為同舍者道之皆大笑曰綠彩尚未能得着乃妾思繫玉[illegible]已而中選扳附史彌遠官至極品竟賜玉馬送成吉讖 西湖遊覽志

十二月己卯董槐除簽書樞密院事

槐字廷植濠州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廣顙豐頤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于永嘉葉師雍嘉定六年登進士第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從州事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弛宜利民者盡弛之大計單實宗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山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

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遣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于是遣使來獻南方悉平封定遠縣男累封至侯

滈祐十二年壬子

謝方叔吳潛並相

十月癸丑徐清叟除參知政事

董槐除同知樞密院事

十一月庚寅吳潛罷相

潛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六終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七

金臺外史呂邦燿編　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重校梓

理宗

寶祐元年癸丑

謝方叔獨相

寶祐二年甲寅

謝方叔獨相

四月乙丑徐清叟除知樞密院事

董槐除參知政事

是時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

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向可生而晩乎上疏請行頃全兵變門以固荊蜀輔車之勢進封濠梁郡公帝曰向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每奏帝輒稱善

李曾伯除參知政事

曾伯字長孺覃懷人歷官通判濠州累遷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言者罷去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初為言者論劾褫職德祐初追復原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為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嫉之使不竟其用云曾伯留心邊事

龍圖閣直學士知江陵府時上疏曰臣不避天威輒有聞奏臣粗習為吏本非知兵正以守邊之罔功願致為臣而俾去不啻再有陳述實緣舊歲因襄樊之新復不得不並用征築之策近者因淮寇之未去未免復略調牽制之師大概皆用寡以襲虛初非敢動眾而黷武幸無損失所向捷聞皆宗社之有靈與將士之僇力屢俘酋首稍攝戎心前後並已奏陳睿聽外惟是襄均守卒累以兵冊來告謂河南惟鄧為大賊兵所屯去襄纔百八十里鄧不去則襄樊均逞皆不得安程進屢有結約欲以兵取王登相與商確每贊其決臣自度無羊祜陸遜之才且懼犯蔡謨孫綽之戒與之論難反復非止

一次臣始語之以端平前我有襄全人未當無鄧不必去鄧
而襄自可立進等則曰全人有鄧不足憂雖人在鄧不可坑
臣又語之以襄我舊物得之向慮難久鄧陷虜已幾年縱得
之豈爲我有乎進登等則曰得之非爲能守止欲平其城毀
其巢使賊不得藉資糧以爲我患臣又語之以平其城保其
不復立乎雖鄧無資糧豈敵他無資糧乎進登等又曰賊城
之毀者多不復立賊糧之遠者則未易致臣又語之以襄我
當復人向以挑敵言鄧乃吞外不幾深結敵憤徒厚其毒乎
進登等又曰取之賊至不取賊亦至取則賊有所畏而無所
資不取則賊有所資而無所畏賊能以春冬撓我我豈不能

以暑月撓敵臣又語之以復襄工命也師出猶為有名取鄧非工所命師出安得全勝進登等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為專之可也豈可先以利鈍一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元氣未固果欲有志于此猶當稍行歲月視吾力有餘而後可及進登等又曰機會難得易失智慧不如乘勢鄧適人心離兵成虛失此不取異時賊添重也不可取矣臣又語之以兵家知己知彼者敗今鄧之謀傳雖爾安知賊不匿其犬馬壯士多詐以誤我且宜謹護於士氣未可輕用於國成進登等以此其議稍沮乃者不過仰之度勢酬應從事攻撓姑翦其技以求其心此策蓋亦不可廢者進因程進等全

師告捷將士為之踴躍思奮臣已即行下諸都諸軍並仰休息且當養威持重以備秋防豈敢再有它議今月二十五日忽得王登親劄具言鄧有可勝者十欲於六月間裹用三千人攻其南均用二千人撓其北尅期併力齊集城下杜其城門若有內應則納其降而夷其城若無內應則掠其野而俘其衆往來之間不過十日鄧不降則走耳臣詳讀其書如登亦可謂忠於謀國勇於任事其言固未必皆是其策亦不可盡非臣周旋邊疆三十年亦嘗屢為人幕客觀登議論委所不及所請固非有甚高難行之舉但以六月出師士卒未免於勞動兩軍對壘利鈍不能以逆知雖邊臣有志之可成恐

或議無故而輕舉從之固不敢當此責止之又無以塞其言昔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謀趙奢能用許歷之策一取一捨取否係焉用敢以登覩劉繳塵睿覽臣已報之緣見乞休致令登需聽哀貸伏望聖慈宣示輔臣詳議可否如其說可行乞劉俓京西安撫使高達斟酌調遣其一行錢糧令王登覩往軍前任責應辦只須限以往來旬日保無疎失乃可發用卻其說難從伏乞留中免賜施行仍劄本司遵守

賈似道除銀青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兩淮制置大使淮南京西路安撫使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等使臨淮郡開國公加封邑

九月戊辰謝方叔加封邑

方叔以明堂禮成加封邑十月進授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惠

寶祐三年乙卯

謝方叔董槐並相

六月丙子王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通奉大夫禮部尚書除

埜字子文介之子也以蔭補官登嘉定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置幕下遂執弟子禮歷樞密院編修兼檢討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深然之嘉熙初輪對采事以孝宗講軍實激

發帝意淳祐初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寶祐三年疏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緣於入洛之師輕啟兵端二三狂妄如趙楷全子才劉子澄輩輕而無謀遂致隻輪不返全子才誕望慘毒令乃援劉子澄例自陳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從之時埜兼給事中尋拜執政封吳郡侯

辛卯王埜罷簽書樞密院事

埜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卒贈七官位

特進楚因真德秀知朱熹之學知建甯府創建安書院祠熹
以德秀配
程元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大夫權工部尚書除
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第進士淳祐初歷著作郎仍樞右司郎
官輪對指陳時事當國者以為屬己匄外知饒州郡罷擢監
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為臺官潘凱吳燧所論
清之改選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疏清之罪凱燧得召還十
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
剴切至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尤名言也
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生伏闕上書司業蔡抗又

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為大理右少卿抗為宗正少卿元鳳又上書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與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讀

賈似道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加封邑

八月乙丑謝方叔罷相

方叔為朱應元所劾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董槐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除宣奉大夫依前濠梁郡開國公加封邑

槐自以為人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疎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悅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害政者有三戚里不奉法

一也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也皇城司不檢士三也將卒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　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顧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

程元鳳除簽書樞密院事

蔡抗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自大中大夫守向書工部侍郎除

抗字仲節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上嘉納之

徐清叟罷知樞密院事

清叟以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朱熠論罷久之以舊職提舉洞霄宮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為執綏官問曰貓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撚答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應對捷然理宗本命屬鼠一時答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弘亦不之咎○三朝野史

寶祐四年丙辰

董槐程元鳳並相

四月癸未賈似道除參知政事依舊兩淮制置大使兼淮東西安撫使兼知揚州

似道威權日甚臺諫嘗論其二部將即殺然求去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懼留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槐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壑代

之其見憚如此

程元鳳除參知政事

蔡抗除同知樞密院事

七月癸巳董槐罷相詔程元鳳蔡抗時暫輪日當筆帝年浸高漸喜狎倖人丁大全善為倖帝寵貴之竊弄威權大全時為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惟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銜甚乃日夜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語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嘿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

矣時大金亦諭淮章未下大金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刄圍槐第以臺牒驅逐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史出北關棄槐詔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於是大學諸生上書爭之不聽景定元年以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福建路撫大使濠梁郡開國公致仕進封吉國公又進封許國公

乙卯程元鳳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開國公加封邑（自參知政事除）

蔡抗除參知政事

張磻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權刑部尚書除

磻字渭老福州人

十一月張磻除同知樞密院事

丁大全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侍御史除

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進士調蕭山尉工謁帥閫安撫使史巖之侯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為戚里婢婿夤緣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進官右司諫殿中侍御史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以至去位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尋為右諫議大夫進拜執政封丹陽郡侯大學生陳宗劉黻黃唯陳宜中林則祖等伏

闕上書訟大全臺臣翁應弼吳衍爲大全鷹犬鈐制學校貶
逐宗等士氣爲之不平○古杭集記曰寶祐乙卯御史洪天
錫劾內宦盧允昇董宋臣疏不行六月御史丁大全除司諫
御史陳大方除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劾遂左遷理少
太學有書云今天下目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三不吠之犬

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侍郎除

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第進士三年進參執政恩數信州居住
四年放令自便初理宗之貴妃閻氏怙寵天驥丁大全用事有書
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後卒于家理宗周漢國公主下降諸閻及權貴
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領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驥爲平江發運使獨獻螺鈿細折箱籠百隻並鍍金銀鎖百具錦袱百

除寶以之偕百萬理宗為之大喜○西湖游覽志

十二月蔡抗罷參知政事

抗擅去國免留不返落職奉祠尋坐諭寢其命未幾復端明殿學士予祠轉一官致仕卒謚文簡

寶祐五年丁巳

程元鳳獨相

正月丁亥賈似道除知樞密院事自金紫光祿大夫兼知政事除依舊兩淮制置大使兼兩淮宣撫使兼知揚州

吳淵參知政事自觀文殿學士除

甲辰吳淵致仕

越七日辛亥卒贈少師淵有材畧然政尚嚴酷故時有蜈蚣之謠謠見吳潛錄○楮室記載淵開閫建康酷好聚斂有劉澄與一長老為館客一夕辭回寺中對榻夜長老忽魘而覺明燭呼劉起生曰異哉適夢入吳府榜曰聚斂獄人荷枷悲苦乃是吳公相對大驚未幾果報淵三更死全臺外史曰此事亦誕然宋人語有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存之亦醒人之一助也

八月庚子張磻除參知政事

丁大全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十一月己丑張磻致仕

磻特轉三官致仕越一日庚寅卒贈少師

丁酉林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試尚書吏部侍郎除

存字　　人

寶祐六年戊午

程元鳳丁大全並相

正月辛亥丁大全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四月甲辰程元鳳罷相詔丁大全林存時暫輪日當筆

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乃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宮金紫光祿大夫新安郡開國公加封邑如故

丁未丁大全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除依舊丹陽郡開國公加封邑

林存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朱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熠字　溫州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朱熠本武官富為內夫人妹納宦弟婚格理廟見之大加賞異特旨授文臣後至參知政事其啟云環帝座之九星貂珥曾參於官室亞嬪嬙之九御輿軒書綴於彤庭俱從天工之仙拵共結人聞之佳會所南遠矣夫盡偶然令爲殿長奐世近龍丸月殿斯沾子湛露含妹夫人十年陪鳳筆究衰猶某於朝霞水流紅叢之無心琴績朱絃而有記墻臺不怕雪前歌彩鶯之詩玉杵曾擣霜奇聘雲英之壻朱乃武舉狀元溫州人珫南江理廟倣時識之○矣較子雜錄

十一月丁巳林存罷同知樞密院事

開慶元年正月乙丑存以資政殿學士知建甯府二日丁亥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戌朱熠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饒虎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虎臣字宗召甯國人登進士第

賈似道除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進兩淮宣撫大使

開慶元年己未

丁大全吳潛賈似道並相

六月辛巳朱熠除參知政事

饒虎臣除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申戴慶珂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慶珂字彥可慶元人

十月壬申丁大全罷相授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判鎮江府依前丹陽郡開國公加封邑

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謝天下自是臺臣屢以為言運削官移竄貴州團練使既而移置新州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於是將官畢遣護送其行舟過滕州擠於水而死時景定四年也初淮西總領鄭明宮申吳門大全欲結姻不從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為子聘婦見其豔自取之為世所醜。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在歌色絕倫帝受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目陟之標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婦但不歡副本可也于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有與宋臣善者拾本以遺之宋臣大想曰脫向可乃盡此死模惜樣手持入謂上曰牟某在當塗賜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彼謂陛下為明皇閻妃為太真臣為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比上

不悦○董宋臣始為小黃門稍進來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櫻桃宴即於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請賞櫻桃加賞荷花即於西馬塍取盆荷置之大池中雲錦燦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宮女翠花俱獻矣宋臣不數日即進翠花數千枝盞光鋪翠葉匣貼以侍工命正月十四日夜將安種進竹綵燈其明過子栅子燈工大喜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燈安種近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即買數足前以為燈頃刻而成細而且溥安種駭服其多智如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修內司十百為曹望青採斫雖勲舊之家亦不免焉一日雜剌一人專打羅一人朴之曰令日排富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己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董吾安得不丁董○西湖游覽志

吳潛左丞相兼樞密使自銀青光祿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崇國公特進封相國公加封邑而予改封慶國公

先是潛以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

計告於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萬
有奇以久任匄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甯國府
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
通下情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改封許國公元兵渡江
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
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迷
國誤君其禍一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謟媚積至於大
不靖臣年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
上疏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蹦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
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

意橫流人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絶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　戎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憂章鑑高鑄書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濟泰來等羣小嚮皆沉炎實趙與𥲅之復心爪牙而任臺臣世爲之搏擊姦富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辭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竄管州軍不報　清夜録曰王夕郎信判劉誥孝宗覽之　近日誥詞全似啟事溢美太甚卿知得體文豹謂其弊始於用四六也詞臣又纔因此結知務諛悦而極工巧拘平仄而從對偶無復體制開慶元年丁相大全當國江鄂二郡守創例每一漁船日輸五十漁人不堪命

遂渡北兵入寇鄂渚八月起舊相吳履齋宅左揆夜直院洪魯齋芹草歷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界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風抑鬱而弗振民力單弱而莫紓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嘆濟川其推遺大投艱執念救弊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毅之賢云云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首明治國平天下之本予欲祈永命汝廸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靈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

訓詞細觀此制詞情態到句語俱明不拘平仄對偶真得制誥體魯齋乃容齋先生嫡派然前輩四六多喜堆故事如先生草吳璘開懷渠獎諭云刻石立作三犀牛畫見離堆之利渡波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蓋用杜詩石犀行翟方進開陂事事雖切但非制誥體看波公制誥用故事明白敷暢讀之使人之意也消

賈似道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全紫光祿大夫樞密使授依前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都大提舉兩淮兵甲領湖廣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判江陵府軍馬兼管內觀農營田使進封茂國公加封邑

八月蒙古忽必烈連兵於宋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

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郝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弊於外經見其危未見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綏遠懷人控制諸道結盟實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經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柔議耶經對曰經寓館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聽說耳柔不知也進七寶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為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招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不聽經率麾下揚纛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

俱行經閩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京師議其略曰圖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斡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成克都平大理躙躒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倫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搆禍踰二十年何當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實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獘而不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百倍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

要之成坊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劇蕩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久且多也其力妥得不槃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冑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息師撫民任老成為輔相起英特為將帥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檄接武以為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拊背以為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而天下定矣是而

不為乃於閒歲遂為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依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來師未出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强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鶻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滄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引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斡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之計自西和徑人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吐蕃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

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欲塞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深谷阸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緣徑我之來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蓄情露無擄掠以為資無浮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略無所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西師既搆猝不可解和兩虎相鬬捽入嚴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

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困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
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壓境
遣使喻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
之和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殿下之義盡
而後進吾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定之謀而一之
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以師南轅先示恩信申其
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
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别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
老成知兵者俾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
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

皆不知兵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隊伍使間望重臣為之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患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節制以進既入其境敦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亟肆以疲多方以誤以疲其力兵勢既振蘊畜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逼其糧路血脈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即進大兵直抵於江沿江

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綿搆各具舟楫聲言徑度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濶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續外內限絕背者不能反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搆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綴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趨漢陽出其不意以

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儆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鋭勢并取荆山駕海爲梁以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於鍾離合肥之間撥拾湖濼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蘄黃倘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傾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疏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抉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郡我强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遂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

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爪步金山柴墟河口滸騎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此所謂圖緩持久之計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搏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勢變或可彌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弱勢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城則九道進宋之與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僥倖之舉乎汎彼渡江立國百

有餘年君臣輯睦內無禍釁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强對未嘗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俘而取勝于秦王問王翦以伐荊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俘取也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

可臣請富之乃帥死士數千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披艨艟鼓櫂疾趨呼叫畢奮鋒既交文炳揮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率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將退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苫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苫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

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譟於其門呂文德諭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冰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顆草坪侯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十二月乙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

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情見勢屈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君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夏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闘氣自倍南淮之兵盡集白鷺江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巨舶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截於江黃津渡邀遮於

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灤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閩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宣無韓世忠之儔且鄧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內灣胥并西據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荊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滸黃未易進也則亦使貴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嘉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

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起戎心先入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為斷事官行向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覲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搓弗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只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收

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於汴京兆城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寳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疋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賈似道拜相位有人做詩云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似道賜第葛領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為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古杭集記

十二月壬子吳潛改封許國公賈似道改封肅國公

續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七終